

## 短剧：与神相交

角色：父（P）、子（J）、圣灵（S），信徒（B），叙述员（N）。

**N:** xxx 是个基督徒。在她成长的经历中曾经受过创伤。在一次苦难中她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爱心看顾。现在，有人给她寄来一张字条，邀请她到这个荒山野岭来与神一起度几天假。这人签名自称是阿爸。xx 很怀疑。因为除了上帝以外，没有别人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 xx 的辛酸地。

**B:** 大概不会是上帝亲自给我写这么个纸条吧？从来没听说上帝用这种方法找人谈话的。这个地方，本来我不想再来的，说不定是有人恶作剧哩。不过我实在好奇，所以我带了一把刀，以防万一。现在这里真的有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小别墅哩！你们想神真地会在里面吗？（看看一扇门）我应该敲敲门吗？照说神是无所不知的嘛，他应该已经知道我来到这里了，他也许会自己出来招呼我？（等片刻）也许我应该直接走进去作自我介绍？说“我是 xxx，是您邀请我来这里吗”？明知故问一样怪。我应该怎样称呼他呢？父亲大人？万军之主？或上帝先生？也许我应该俯伏在他脚前拜他才对，这个嘛，（搓手）我需要酝酿一下情绪才行。--（对观众）你们说呢？（举手要敲门）

（门忽然打开，P 很亲热地跑出来，用手臂揽住 B，口里呼唤着 B 的大名）**P:** 哟！xxx！你看你看，可算是来了！我天天盼着能这么面对面地和你见面呢！你今天来真是太好了，嗨呀我的宝贝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！快进来！要不要把外衣脱下来，我帮你挂起来？哟！你怎么还带把刀来啦？你不用带刀子来吧？万一伤着谁呢？

**B:**（很感动，擦擦眼睛，对观众）这是谁呀？我哪里来这么个喜欢我的亲戚？（脱下外套）

**S:**（用唱歌的声音）给我来。（用两个指头把刀和衣服拿走，又转回用把小刷子清扫一下 B 的脸，J 从后面探头向 B 微笑）。

**B:** 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啊？（P, J, S 对视而开心地笑）

**P:** 没有别人啦，就我们一个人。请你放心，我们就足够招待你享受的了。好啦，我们都认识你，可是

我们得向你作一下自我介绍。我，是这里看家和做饭的，你可以管我叫阿爸。不少人都管我叫阿爸父。

**B:** 什么？（很惊讶，也困惑）咦？你不是说...我意思你就是天父上帝，那个阿爸父？

**P:** 是啊。（笑眯眯等着 B 说话）

**J:** 还有我，我是这里的修理工。我喜欢用手做工，你问这两位就知道了，其实我也和他俩一样，很喜欢做饭和栽种园子的。

**B:** 你看起来好像个中东人，是阿拉伯人吗？

**J:** 阿拉伯家族是我的远房兄弟。其实我是希伯来人，准确地说，我来自犹大家。

**B:** 那么，你是耶稣？

**J:** 对啦。你可以管我叫耶稣。事实上大家都叫我耶稣。

**B:**（对观众）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我今天不是在做梦吧？

**S:** 我是 Spirit，除了做其他的事情以外，我是个园丁。（展开双臂转圈做个夸张的动作）

**B:** 那你们到底谁是上帝？

**P, J, 和 S:**（齐声）我是。

**P:** 好啦，xxx，别站在那里张口结舌地，来和我聊聊吧，我一边做饭咱俩可以谈话。（停顿）你是不想谈话，那么想做什么都行，房后池塘边的有个小花园，去散步、去采花也行。（拍拍 J 的肩膀，对 B）不过要小心，有的花草是有毒的啊。（P 和 S 转身离开）

**J:**（开心地对 B 咧嘴笑）她真是好棒，让人如沐春风是不是！

**B:**（摇头）我是发疯了不是？我能相信上帝是个这么风趣的一个大胖女人吗？

**J:** 她是很奔放的！一会儿就给你出其不意来一、两招，专门喜欢在你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个惊喜。他安排的时辰总是恰到好处。

**B:** 是吗？（摇头）那么我现在得做什么呢？

**N:** 在神的家里应该有如何的表现呢？这是很多基督徒所关心的。

**J:** 照你的喜欢，完全自由。没有什么事是指望着你非做不可的。（停顿一下）我正那个棚子里做一件木工活，欢迎你来观看，Spirit 在园子里，你可以去看她做事。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钓鱼、划船、散步、采花，或是进去和阿爸谈话吧？

**B:** 我觉得好像，...我得进去和她谈话吧？

**J:** （变得严肃起来）Oh, XX, 不要因为你觉得有义务而去找她谈，那种姿态在这里没有用的。你要满心愿意才好。

**B:** 谢谢你，耶稣。（停顿，面向观众）嗯，我想，我还是要去和这位阿爸谈谈为好。（走到门旁，怯生生地）上帝...

**P:** 我在厨房，XXX。顺着声音来找我。（从耳朵上摘下耳机）

**B:** 请问您在听什么音乐？

**P:** 你真想知道吗？

（好奇地）**B:** 当然。

**P:** 远方的噩梦，这些人在他们的作品里唱出了自己的心声。这一集还没有出来呢，事实上这些孩子还没有出生呢。

**B:** 是吧？（不太相信地）远方的噩梦？听起来不像是圣乐。

**P:** Oh 当然不是圣乐。有点像福建的民间小调，节奏很美。

**B:** 上帝听民间小调？我还以为你只听奚秀兰唱的圣诗，或是哈利路亚圣乐团唱的弥赛亚诗歌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那些...比较基督化的教会音乐。

**P:** 知道你的意思了。我告诉你，XX，你不用打着灯笼到处去找我。我什么都听，不仅听音乐本身，而且听那些音乐后面的心思情感。对啦，我的眼目注意那些东西。

**N:** 言归正传，现在 xxx 需要正式地和上帝谈一谈。

**B:** 嗯，您知道，称呼您为阿爸对我来说有点勉强。

**P:** Oh 是吗？（故作惊奇状）我当然知道，我早就知道。不过我要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会觉得困难哪？（停顿）你是不是觉得这么叫太随便啦？或许因为我用一个女人、一个妈妈的样子向你显现，你觉得不习惯？或是怎么回事...

**B:** 嘿嘿，问题不小呢。

**P:** 或许是你自己的爸爸不好？

（倒抽一口冷气）**B:** 我也不大确定是怎么回事。

**P:** 你若是愿意的话，XXX，我可以作你从来没有过的爸爸。

**B:** 但愿如此。（停顿一下）不过，那次我儿子遭罪受苦的时候你好像都没有照顾他...

**P:** XX，真是好抱歉！（擦擦眼睛）... 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能明白这事，不过他是我特别宠爱的孩子，还有你，你也是我特别宠爱的，所以我特别请你来。我想医治你里面的那块创伤，医治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亲爱的孩子，没有哪一个简单答案就能把你的伤痛一下子除掉，要有的话，我现在就用上啦。如果你希望我用一个魔术棍在你头上挥一挥，或是给你注射一些化学药品，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好起来。那都不是解决创伤的好办法。人生的创伤是要用爱来医治的，人生是要花时间的，良好的信任关系要慢慢培养。

（对观众）**B:** 我的天哪，我差一点落到谴责上帝的地步。

**P:** XX，虽然男人和女人都是源于我的本性，但我本身既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。假如我选择用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形象向你显现，那是因为我爱你。对我来说，用一个女人的样式向你显现，然后要你称呼我为阿爸，正是为了消除你的某种成见，免得你很容易落入你自己那些不正确的宗教信念里。（趋前好像告诉一个秘密）告诉你吧，假如我用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白人胖老头儿向你显现，那肯定只会增强你的宗教框框和老套。

（对观众）**B:** 哈哈，今天我到这里来，还差那么一

点就觉得自己是发疯了！我知道上帝是个灵，既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，不过实话说了吧，神的形象在我脑子里倒真是白人、男的。

P: 你对接受我作你的父亲总是有困难，对吗？

B: 可是您干嘛非要强调您是一位父亲呢？我看您好像最喜欢这样来启示你自己。

P: 这个嘛，有很多理由。有些理由很深奥。现在让我先这么说吧：自从人类与我的关系破裂之后，他们一旦损坏，就变得不知道如何作真正慈爱的父母，而真正的好父亲比真正的好母亲更是稀少了很多。别误会我，好的父亲和母亲都很重要，--但是我必须强调作父亲，因为缺得太厉害了。

（停顿）B: 换个话题吧。您知道我会来，对吧？

P: 当然知道。

B: 那么，我是否可以自由地不来呢？难道我没有选择的自由吗？

P: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—你喜欢要多深入的答案呢？你相信你现在可以自由地离开吗？

B: 我想是的，不对吗？

P: 你当然可以自由离开！我对抓个囚犯来谈话没有兴趣。你现在就可以从这个门走出去，回家，或者找你的朋友们去玩。就因为我知道你为了你的好奇心不会现在离开，这就减少你离开的自由吗？（停顿）或许再深入一点，我们可以谈谈自由本身的性质。自由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允许你干什么吗？我们可以讨论你生活中所有影响你、影响你自由主动作抉择的因素。--你的家庭遗传和习俗传统？你那特别的 DNA 素质？或者你自己病态的心理给自己的种种规条指令捆绑？或者社会和文化给你的压力和影响？那些广告、那些宣传，...自由到底是什么呢？--只有我可以释放你得自由，但是自由决不是强加给人的。

B: 不懂。我不明白您刚才说的那些是什么意思。

P: 我知道你不明白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现在还不会明白，但是你以后会明白。现在，你连自由是个渐进过程都不知道。（拉起 B 的手）XX，真理会让你得自由，而真理是有个名字的；他现在就在那

个木工作坊里。所有一切都关乎耶稣，而自由的过程就在与他的关系里面进行。

B: 您怎么总是知道我的感觉呢？

（看看钉痕的双手）P: 千万不要以为我儿子选择上十字架没有让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，爱总是留下显著的痕迹。我们当时都在一起。

B: 都在十字架上？等等，您那时没有离开他吗？他当时大叫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”？

P: 你误会了这里的奥秘。无论他当时感觉如何，我根本没有离开他。

B: 您敢说？您没有离弃他？我不信。

P: 别忘了，故事并没有在他被离弃的感觉上结束。他越过了那一关，把他自己完完全全地交在我的手里。多么动人的一刻！（停顿）其实和你所想像的不一样。鸟儿被造是会飞的，它若是站在地上不飞呢？那是在它会飞的局限之内，不是反过来。你呢？被造是会感受到爱的。假如在你生活中感到好像不怎么蒙爱，那是在你感受的局限之内，不说明你不懂得怎样是蒙爱。

B: （点头沉思）有道理。

P: XX，伤痛有时好像把我们的翅膀拔掉，让我们不能飞。时间久了不解决那创伤，你会几乎忘记你原来曾经是会飞的。我和你不同，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，我的翅膀不会被拔掉。

B: 那很好！可是那对我有什么帮助？！

P: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和你不同吗？

B: 我不知道。我不是上帝，您是上帝。

P: 是的，可是也不完全是。我是人常说的圣洁、完全的那一位，可是问题在于好多人竭力希望理解我是怎样的圣洁和完全，他们把自己的最好版本拿出来，乘上 N 次方，将所有他们想得出来的良善加起来，其实一共也没有多少，把这些良善的图画堆在一起称为上帝。其实我远远超过你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版本。我在你们所能理解的之外。

B: 抱歉，我不明白这些抽象的话。

P: 不过，我还是希望人能认识我。

B: 您是在讲耶稣对吗？这是要教我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是不是？

P: （笑起来，拍 B 的肩膀）也对，不过这不是在课堂里。这是个实地驾驶课，你在学开飞机，我是教练。你知道，作上帝有个好处，就是我不受局限，完全满意是我的一般常态。我就是我。

B: （对观众）她倒真是满意享受自己。

P: 我们创造你本来是和我们分享这份满足喜乐的，可是亚当选择走他自己的路，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与其把世界统统拆掉，我们决定卷起袖子进入这个烂泥潭，结果在耶稣里完成了一件修整的工作。

B: Okay...?

P: 耶稣按属性他是完全的神，可他也是完全的人，并且他选择生活得完全像人。虽然他从来没有失去会飞的固有能力，但他选择时时刻刻留在地上。所以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或更准确地，上帝与你们同在。

B: 可是耶稣行了不少神迹呀，医病呀，让人从死里复活呀，那不是都证明耶稣是上帝吗？我的意思，他超过平常的人。

P: 不对，那些都证明耶稣是完全的人。

B: 为什么？

P: XX，我能飞，人不会飞，耶稣是完全的人。虽然他也是完全的上帝，他从来没有用上帝的属性做什么事。他只是靠着和我的关系，按照我所希望和每个人都有的那种品质的关系来生活。他只是第一个在生活中极其信赖我是在他里面的人，是第一个相信我的慈爱和良善到极点的人。

B: 如此他就能够医治瞎子？

P: 他是作为一个有限的人，相信我的生命和能力是在他的里面，并透过他做事的人。耶稣，作为一个人，在他里面没有能力医治任何人，他是选择了借助和信赖我的能力。

N: 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，人认识神的三个位格是要

花时间的，也是一个有趣的经历。希望我们每个人能透过基督，在圣灵的帮助下逐渐了解父神向他儿女的一片心肠。